

SIMPLY BARBARA BUSH



芭芭拉·布什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SIMPLY
BARBARA
BUSH

芭芭拉·布什传

唐尼·拉德克利夫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1 号

Copyright © 1989 by Donnie Radcliffe

All rights reserved

Warner Books, Inc., 666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103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printing: September 1989

芭芭拉·布什传

唐尼·拉德克利夫 著

潘慕平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 千 插页 4

1991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册

ISBN 7-204-01623-8/K·123 每册: 3.4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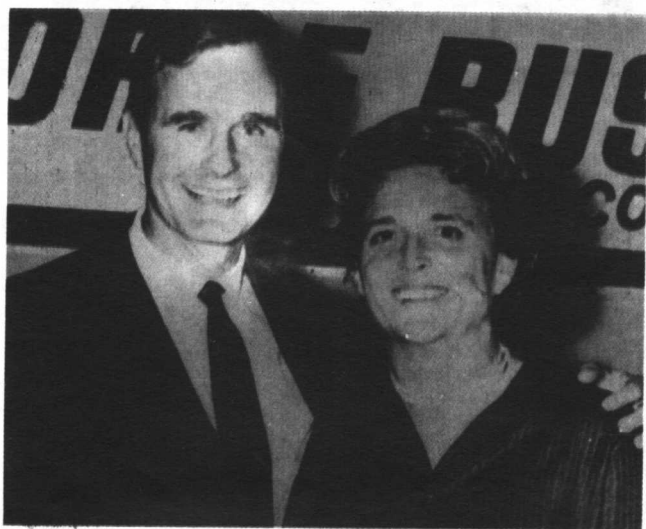
布什夫妻在一次就职舞会上。



7岁的芭芭拉·皮尔斯在纽约。



乔治离开海军时和芭芭拉在耶鲁留影。



1966年乔治和芭芭拉在选举晚会上。乔治成为赢得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众议院席位的第一位共和党人。

1943年芭芭拉在阿斯利礼堂毕业留影。



下图：1989年1月11日，芭芭拉·布什和南希·里根在白宫互相问候。

有下图：1989年2月24日，乔治和芭芭拉在东京出席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





1974年至1975年布什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和芭芭拉骑自行车的留影。

导 言

当有人建议我写一本关于芭芭拉·布什的书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现在就来正式地观察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出任总统不足一个月，特别是要就她作为第一夫人的表现得出任何结论，未免为时太早。我承认，她看来已为公众所注目，但我还是不想去写象就职之后心情如何欢欣那样的东西。

在存在着党派性的华盛顿有一种倾向，还没有证据证明之前就下结论。我并不怀疑芭芭拉是一位有同情心、关心人、坦率和耿直的女性，但是，要我把这些归纳在一起，得出某些人在那点上正在得出的答案，说她是布什的白宫的良心，确实还有些问题。

然而，对芭芭拉·布什想的越多，我对她的童年，她的父母，她的家庭生活以及使她成为现在这样一位女性的那些力量和活动就越好奇。在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对她的一次采访中我发现，对于她的早年生活我实在了解甚微，而这一点应当至关重要。对此，她似乎颇为吃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使你总想了解我？”她问。在认真思考这个计划时，我想起了她的这句话，并决心找出答案。她并不总是象祖母一样，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并被美国人等同于稳定和传统家庭价值的那种女性。

在我看来，作为作者写一本关于她的书并不比作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专门报道她会有更多的问题。我担心的倒是，真的让我去写她时，我是否会得出自己想要的回答。最初，当我询问芭芭拉是否会合作时，白宫方面当然没有立即回答。我只是猜想，迟迟未作答复的部分原因是在就职初期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但是我也怀疑，芭芭拉或许还来不及开始应付她自己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新位置和人们对她的巨大兴趣。我了解这种想法，她也许正在一些书中得到突出的描写，但那并不是一定能吸引她的。

她很固执，但也很实际，或许是认识到，加上自己的声音要比只留下别人的声音去对某些问题胡猜乱想更有所得，因此，她同意与我交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永远也没个够——常常是我离开白宫时带走的问题同我来到时带着的问题一样多——但我每次都感到，她在热切地努力展示她那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有一次，我问她的母亲是否有幽默感，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她没有”。但是后来，她显然是被自己的快速回答所困扰，因为就在当天的午餐上，她就此问她母亲的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使她确信，波林·皮尔斯没有幽默感。

我发现，她讲的一些事情并不都是以她后来所希望的那种方式讲出来的。1989年5月末，她和布什总统一起前往欧洲，她对一些记者说，在关于她的那些书中将“不会有吸引人的秘密。”几周后的一天，在迎宾队伍里，我正同乔治·布什握手，还没有来得及抽出自己的手，她就对我说：“哦，我真担心我说的关于你的书的那些话会伤了你的感情！”我便使她相信，我确切地了解她的话的含意，我明

白，这是她那种避免引人注目的作风再次战胜了她自己。

要写芭芭拉·布什，真正的挑战在于把她描绘成一个普通的人，既非圣贤，也非模范妻子和母亲。在我开始写作后不久，克里斯托弗·巴克利，一位作家兼乔治·布什的前发言起草人就警告说：“如果你在找脏东西，你找到的将只是纱布。”

“看到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她的家人对她的描绘；总起来看也可能是对她的最全面中肯的理解，因为你所见到和得到的就是一位有同情心的文雅妇女，也可能是好激动和爱挖苦人。“我既不比别人更好，也不比别人更差”，1989年5月，我们最后一次谈论这本书时，她这样对我说。在观察第一夫人们进出白宫达20年之后，我仍很难对此进行什么争辩。

1980年我第一次采访她，那是里根选择乔治·布什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后不久。她和我坐在他们夫妇在华盛顿西北区租下的一幢房子的花园里。我记不清她是否象我后来发现的那样灰谐和无拘无束，但我确实记得，她很坦率。

她说：“我想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认为乔治是最合格的总统人选，我的这种看法始终未变。如果不是乔治而是里根州长当上了总统，我会感到害怕的。我对结果感到吃惊，但讲的全是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总统候选人的妻子是多么泼辣。“我觉得卡特夫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性，她独自前往底特律为她丈夫竞选，”她谈到罗莎琳·卡特，“我坚信要支持自己的丈夫——她必须很爱他——但是，我会怕得要命；如

果那是乔治·布什。因为你必须前往一个有40%的少数民族的人处于失业中的城市，你要站起来对他们说，我丈夫不错，事情会好起来的。作一个坚强的、支持丈夫的妻子并没有错——如果你有一个坚强的丈夫。我认为她没有一个坚强的丈夫。我想自己是坚强的。这并非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品质，但我想我是坚强的。”

8年后，人们的目光对准了迈克尔·杜卡基斯，还有他的实力。芭芭拉在他被打败后说：“毫无疑问，杜卡基斯是一位极为出色的辩论家。但是在生活中你还必须有实际能力。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都是A，却应付不了实际生活。我不是说杜卡基斯是那种人，因为他毕竟是争取国家最高职位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我认为他非常聪明。成为二者之一也是了不起的。”

去白宫见芭芭拉从来是不拘礼节的。有一天，我来到时正赶上她从电梯里出来。“想见见小狗们吗？”她问。随后，她就带我穿过外交人员入口来到南草坪，我们向着一个小狗围栏走去，米利的幼仔们正在那儿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和做着其它的事情。“哦”，芭芭拉仔细地看了看草坪，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或许该把他们挪个地方了。”

在白宫里，她把我迎进家庭住宅。自从罗莎琳·卡特作第一夫人以来，我从未被邀请来这里。我报道南希·里根达8年之久，曾在白宫图书馆、地图室和其它或远或近的地方采访过她，后来，我终于“毕业”了，因为我们于1989年1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优雅、庄重的黄色椭圆形办公室的楼上——20年前，我第一次在这里采访帕特·尼克松。我想，所有这些采访环境的选择真道出不少有关那5位第一夫人的

故事呢。

白宫在南希·里根时代曾是很痛苦的，后来她自己也承认，她不得不学习怎样在那里生活。然而，这种事对芭芭拉·布什却不成什么问题。23年来，她出出进进华盛顿，现在，她知道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正是她这种人呆的地方。

唐尼·拉德克利夫

一九八九年六月于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

目 录

导 言	(1)
1. 皱纹和一切	(1)
2. 度蜜月的人	(17)
3. 直来直去的射手	(37)
4. 在拉伊的日子	(55)
5. 一见钟情	(71)
6. 没有痛哭	(87)
7. 凝聚的纽带	(101)
8. 朋友、邻居和同胞	(119)
9. 令人担忧	(139)
10. 感情是相互的	(159)
11. 白宫圈	(177)
感 谢	(192)

1

皱纹和一切

“我收到的来信告诉我，有很多胖胖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的女士们都高兴起来了。”

乔治·布什正处在1988年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他有理由感觉良好。尽管离大选还有10天，但他已在多次民意测验中领先。他说话不多，只是坐在“空军二号”^①座仓里，听着竞选助手们在作预测，说他将获胜。突然，他的声音使大家静下来，“我不知道能否获胜”，他说，“但是如果我胜了，我将作出一个预测，那就是美国将爱上芭芭拉·布什。”

美国的确爱上了她。

真是很快，她那满头白发，满脸皱纹，14号身材，仿造珍珠已经成了美国妇女用来衡量自己的新的标准——并希望符合标准。八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南希·里根以及他的“克莱罗尔金月”，4号“阿道福斯”和真正的“哈里·温斯顿”珠宝等珍贵饰品；如今，美国人终于有了一位实实在在的第一夫人，看来，即使能变，她也不会变。在竞选开始以前很久，她就承认这些差别，并使它们向有利于她的方向发展。1986年，她在“至贤与邪恶”大会上讲话，这是华盛顿慈善事业机构成员聚餐会，面对南希那富有魅力的形象，她说：“众所周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她热爱她的丈夫，我热爱我的丈夫；她与毒品作斗争，我向文盲开战；她穿三号袜……我也是。”

在竞选的开始阶段，她这种公认的素质竟被看不上眼，她

^①美国副总统专机。——译者

发誓说，如果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穿红衣服的妇女应当被请出画面吗？”因为在圣安托尼奥的一次集会上，她站在布什身边，一位摄影师就是这样喊叫着请她出去的。“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服，想，‘我的老天爷，这就是我。’”

她不出名的时间并不长。为了使乔治·布什当选，她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工作，她让自己强行映入公众的眼帘。但是，这有个限度，芭芭拉把自己的意见明白无误地亮给布什竞选班子的新闻顾问罗杰·艾尔斯：“我可以做你要我做的一切，但我不染发，不换服装，还有，不减肥。”

无须这样做。如果艾尔斯能创造一个芭芭拉，他也不可能干得更好。“人们需要直来直去的谈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妇女和她的时代已一起来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她没有试图赶时髦，她始终一如既往，”艾尔斯在大选后对《纽约时报》这样说，“她觉得人应当坦坦然然地变老，而不要变得发狂。”

芭芭拉·布什似乎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她是这样一位妇女，不仅能自己做头发，自己烫衣服，而且能修好漏了的水管，重新给电源插座接线和修理汽车上的小毛病。她打网球很认真，她照看她的孙儿们，她把床的中间让给小狗睡，她更担心她的花园，而不是指甲会不会被弄脏。她还回避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只要认为可以不出席，她就不去顾及礼仪了。

这还不是全部：她是这样一位第一夫人，她承认，她更关心的是人们夜里睡在哪里和吃些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否学会了阅读和是否有人照顾他们；而不是自己是否又重了13磅，穿着同样的老式服装，或照出像来样子吓人。（“我最糟糕的